

罗光凤：少小出征老大回

口述：罗光凤 记录：今日女报 / 凤凰网记者 唐天喜 实习生 钟叶 摄影：今日女报 / 凤凰网记者 吴小兵

人物档案

罗光凤
 性别：女
 出生年月：1920年12月18日
 抗战经历：1937年，国民革命军第8师女工班
 1940年，在兵站任看护兵、司药员。



扫一扫，听抗战女兵讲过去的故事

8月7日，岳阳市平江县三阳乡金花村的95岁老人罗光凤家里迎来了一群特殊的客人——岳阳市妇联主席魏淑萍和今日女报/凤凰网记者一行。

受湖南省妇联的委托，魏淑萍给曾经参加抗战的老兵带来了慰问金和祝福，而我们也想听一听这个18岁便随夫参军，一路转战山西、陕西、贵州等地，为战士缝衣、为伤兵送药，70年间却只得两度返回家乡的抗战女兵罗光凤的故事——

逃难时， 我找了个军人丈夫

自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后，日本战机便频繁由四川达州的万源市上空入川，在成都、重庆等地进行骚扰、轰炸。其中，达州在抗日战争期间也遭受了日本侵略者丧心病狂地野蛮轰炸，无辜民众死伤惨重。

《达州日报》2014年9月3日的报道《还原日机轰炸达州的滔天罪行》中提到：“1938年旧历5月15，正值大竹县清水乡新庵子破土修庙之际，李先正、李运儒忙于主持唱秧苗戏（木偶戏），有观众200余人，一则为了庆贺新庵子奠基，一则为了求神灵护佑，免除灾害，保佑农业丰收。忽然一队日本飞机从上空掠过，一架飞机掉在后面紧追不舍，看样子是掉队了，观众拥至空地争看稀奇，笑声、掌声、锣鼓声、演唱声合在一起，热闹非常。谁也没有料到，这些裹着白布头帕的人群，竟成了日本飞机攻击的目标，落在后面的那架敌机丢下一颗炸弹，‘轰隆’一声，地面为之震动，黑烟顿起，人群顿时慌乱，人们呼爹唤娘，寻妻找夫。少顷，人们发现了偏离的弹着点，坐落在野鸭池黄家沟的一排三间独瓦屋被炸塌，屋后竹林内留下一个直径约3米的大坑，害症疾卧床的谢富邦被埋在泥里，不久便气绝身亡，护理人尹春翠的手也被炸残，血流如注，惨不忍睹，见者无不痛心疾首。”

我是四川省达州市大竹县城北乡（现竹北乡）白塔村人，我现在还记得，当时家附近有座很高的白塔。

我参军的经历和别人不太一样。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，达州也遭到了日本飞机的轰炸，我们只好举家逃难。当时跟我一起的，还有一个同村的好姐妹，叫白秀凤，她父亲是大资本家，因此她要逃离家庭，投身革命。

1938年，经人介绍，18岁的我与郑

玉贤结婚，证婚人是白秀凤的爱人李白兴。我丈夫郑玉贤是黄埔军校第8期毕业生，当时是国民革命军第8师的军需少校主任。第8师师长是陶峙岳。

我们结婚后，因为我没有文化，郑玉贤帮我在第8师军需处女工班找了个缝制军官衣服的工作。那时，女工班一直待在重庆朝天门一带搞生产，加我一起只有8个人。那一年多时间还是比较自由的，每个星期有两天休息时间。

丈夫前方抗战， 她在后方救治伤员

抗战爆发后，陶峙岳师长的第8师在1937年9月间投入到淞沪战场抗击日军。当时，中日双方参战的兵员总数将近百万。国民党将领李宗仁在后来的回忆录中这样记述“八·一三”淞沪会战：“牺牲的壮烈，在中华民族抵御外侮的历史上，鲜有前例……是我国抗战八年，牺牲最大，战斗最惨的一役。”据了解，陶峙岳为师长的第8师并非中央嫡系部队，进入淞沪前线时，其装备甚至仍以19世纪20年代的汉阳造步枪为主，全师根本没有重型武器。第8师参战近三星期，全师作战人员从参战时的8000余人减员至700人。战后，何应钦在回忆录中记载，淞沪会战中“我军消耗竟达85师之众，伤亡官兵333500余人”。

而1941年发生在山西省的中条山战役，中国军队除少数突围外，大部溃散，多名国军将领壮烈殉国。

我丈夫郑玉贤虽然是军需处的，但后来也上了战场。他参加过淞沪战役、中条山战役。战争残酷，他的脚上有个子弹孔，一直到建国后，我的小孩都还问那是什么。

因为战事吃紧，女工班也解散了，我被调到37集团军兵站分监部卫生科担任看护兵，先后跟随部队转战山西运城、陕西咸阳等地，负责护理、照料前线运过来的伤兵。有段时间，我还做过司药员，最后调

到贵州。

1945年抗战胜利，大家都很高兴。部队在四川达州休整了一年，1946年国民党裁军，我和丈夫就回到了湖南平江。后来，丈夫成为国民党平江县自卫二中队上尉指导员。1949年，他在平江城关投诚。此后，我们就一直生活在这里。

虽然年纪越来越大，电视上播的抗战片我还是很喜欢看。我还记得当年国民革命军第8师的师歌呢！儿女和孙子们小时候都经常听我唱，也愿意听我讲抗战的故事。

关爱传递， 帮助抗战女兵回家

国民党的抗战老兵在一段时间内的境遇并不好。但在湖南平江，有一群热心的志愿者，他们发现并核实了很多国民党的抗战老兵。此次，今日女报/凤凰网记者前往平江采访就得益于他们的帮助。

平江县关爱抗战老兵工作站负责人苏东告诉记者，他是在做收藏的过程中偶尔接触到这个群体的。为了考证这些抗战老兵的身份，志愿者们做了很多工作，并总结了三条经验，“第一，通过身份证看年龄，如果只有80岁左右，那就比较悬；第二，要记得部队的番号、长官的名字；第三，就是要记得部队打仗时的路线，哪一个部队、什么时候、在哪里，这是可以在民政部门寻找到线索的。”苏东说。

陈清泉也是平江县关爱抗战老兵工作站的志愿者，他在核实罗光凤的资料后，了解到家乡在四川的罗光凤与家人失去联系已有三十多年，且多次表示想回老家看一看。于是，2013年12月初，根据老人提供的亲属姓名，陈清泉在网上发微博求助。没想到，消息刚一发布，就得到了网友的积极响应。在岳阳、重庆、四川三地志愿者的联合帮助下，大家发现，罗光凤老人的弟弟、侄子等大多数家人都还健在，并盼望远在湖南的罗光凤老人早日回家团聚。

我1946年离开家乡，没想到，一直到1980年我丈夫平反，在离家34年后我才第一次得以返乡，不过也只能算偷偷回去了一趟。过了两年，丈夫去世，从那以后到2013年，九十多岁的我又有三十多年没回故乡了。年纪大了，就更想回家看一看，想知道自己的亲人朋友还在不在。就在陈清泉帮我联系时，我却摔了跤，得了半边瘫。即便如此，我却更加渴望能够回去一次。

在志愿者的帮助下，2013年12月20日，我终于再次回到四川达州，见到了已经86岁的弟弟，也见到了当年的好姐妹白秀凤。当地的媒体知道了，还赶来陪我一起过93岁的生日，并且写文章报道我。对此，我非常高兴，因为我过去的努力终于得到了大家的认可了，我终于能够光明正大地回到家乡了。

■记者手记

罗光凤是国民党抗战女兵，因为历史原因，她离家多年却不敢回去。2013年，她在志愿者的帮助下回到家乡，这让她非常开心：“能得到人们的认可，光明正大地回到家乡，心愿就已经完成。”

她满足于现状，对经常来看望她的志愿者也心存感激。其实，像罗光凤一样默默无闻的老兵还有许多，他们为当年抗击日寇作出了巨大贡献，却不求名利和回报，一句肯定就可以使他们笑逐颜开。

从1937年算起，历史的车轴已经碾过了78年。当年震天的炮火声虽已远去，但那些血与火的洗礼，生与死的较量，还有那些得以保存下来的抗战历史遗址——这些都一一提醒着我们，一切付出和忠诚都不应该被遗忘。

（感谢平江县关爱抗战老兵工作站提供采访帮助）

